



舍我 “棋”谁

公子十三
/ 著

世界棋坛孤独天才围棋手
初出茅庐娱乐小记者

公交车失窃案
她成了他的
“今日绯闻女友”

有个人曾经爱过我
他是我所见过的
最好的人

世上最动人的许诺：
以我所有，如你所愿

黑白棋盘
方寸之间
遇见你
却有了满天星光

Shewo Qishu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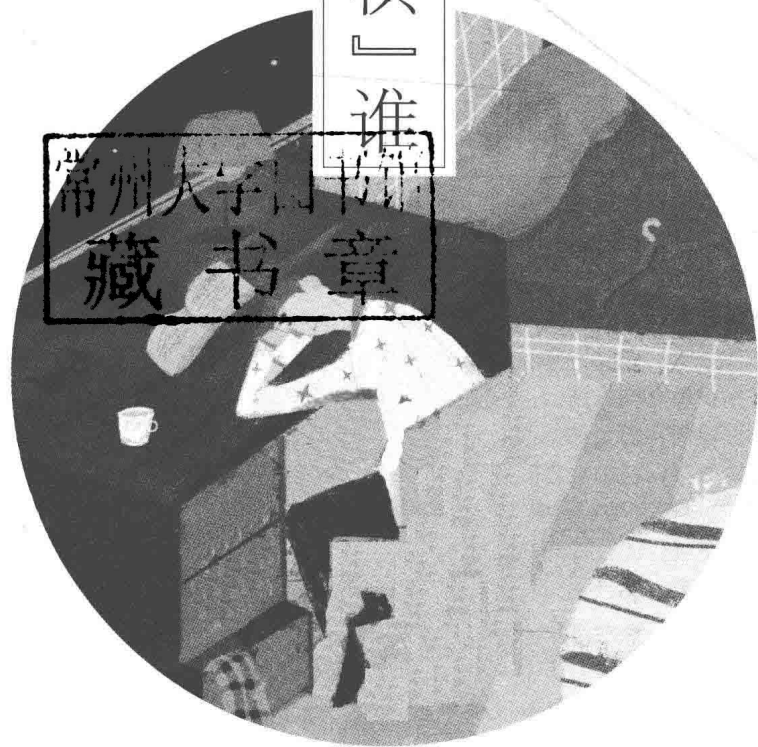
咪咕阅读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公子十三、著

舍我『棋』谁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舍我“棋”谁 / 公子十三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-7-5511-3029-5

I. ①舍… II. ①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62602号

书 名: 舍我“棋”谁

著 者: 公子十三

策划统筹: 张采鑫

特约编辑: 周丽萍

责任编辑: 卢水淹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装帧设计: 刘 艳

封面绘制: 饭太稀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237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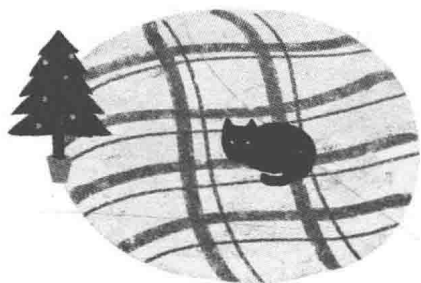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7年3月第1版

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3029-5

定 价: 2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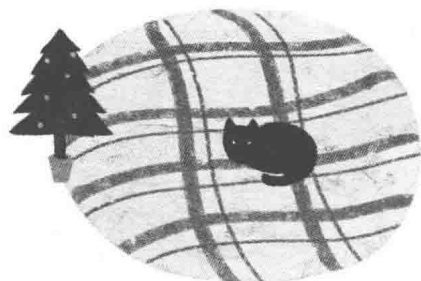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Contents

目录

Chapter01 -001-	Nice to meet 柚
Chapter02 -023-	How old are 柚
Chapter03 -044-	盛景初成
Chapter04 -066-	吃饭了, 熊猫!
Chapter05 -088-	这是程了的男朋友
Chapter06 -108-	了了
Chapter07 -129-	生日快乐



Contents

目 录

Chapter08 -150-	Paint my love
Chapter09 -172-	Fall in love with 柚
Chapter10 -193-	幸好不是你
Chapter11 -213-	我已经不在原点了
Chapter12 -233-	情人眼里出汤姆·克鲁斯
Chapter13 -254-	逢魔时刻
Chapter14 -276-	以我所有，如你所愿



52路公交车来的时候，程了正在思考上还是不上的问题。

不上，她可以选择步行两站路再转乘地铁；上……她还没来得及想上会怎么样，就已经被推上了公交车。

挤挤挨挨，程了蹭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位置。

只不过这个相对宽松的位置，脚底下有个缓冲的圆盘，车一转方向，圆盘就带着乘客一起动起来。

程了给这个位置取了个名字——动感地带。

脚刚一踏上去，程了就被带得几乎来了一个一字马，幸好对面的男人扶了她一把。

从程了的视角，正好看到他衣袖部位的纹章，银灰色的底线上绣着攀缠的纹路，是意大利某奢侈品牌惯有的低调奢华。

程了能认出这个牌子，还要得益于昨晚程意的奢侈品牌培训，讲到高兴处，程意还特意捞起一本铜版纸杂志指给她看。

“来，今年初夏的新款，洗洗你那双被五十块钱三件污染过的眼睛。”

杂志上的男模衣领半开，秀出无限春光，程了几乎晃花了眼睛，嘴上跟她抬杠。

“黑色不好，吸光。”

不同于男模的暴露，旁边男人的衣扣直扣到最上面一颗，保守中带了几分禁欲感。

程了攀着他的胳膊站起来，一抬头才发现对方足足高出了自己一头，浅蓝色的一次性口罩几乎遮去了大半张脸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

狭长的、水润的眼睛。

据说娱乐圈里的明星都喜欢开内眼角，这会让眼睛显得狭长妩媚，缺点是眼睛一瞪就变成三白眼。程了仔细分辨着他的眼睛，很自然的狭长，眼角有个上扬的弧度，挑起一抹欲说还休的余韵。

他的目光中有一种近乎冰冷的沉静，收回手，侧头看向车壁。

程了讪讪地道了谢，转过身拿起手机，给程意发了一条微信：

“眼睛，我发现了一双特好看的眼睛！”

在这种事上，程意的回复向来很及时：

“求图求真相。”

程了拿着手机悄悄回头瞟了一眼，发现从这个方位偷拍难度极大，于是转过头来给程意发微信：

“只能文字描述。”

程意的吐槽简洁有力：

“呸。”

车载电视里正在播一则简讯：

“第四届棋圣大赛将于本月 12 日在杭州举行，著名围棋大师解寒洲与围棋九段盛景初均已确认参加，此次比赛将是师徒之间第一次公开对弈，胜负结果惹人关注。”

画面上，盛景初的镜头一闪而过，引得前面两个女孩子高声尖叫——“元宝，我们家元宝！”

“元宝”是盛景初的粉丝给他的爱称。盛景初十六岁时获得了天元围棋比赛的冠军，赢得了“天元”称号。天元是棋盘上最中心的一点，譬如众星拱卫的北极星，所以“元宝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“王者宝宝”，用程式英语来说就是“babyking”。

盛景初刚在中日韩三国围棋大赛上斩获冠军，福布斯排行榜上名列 63，是当前国内收入最高的棋手，百度搜索指数连续两周最高，微博粉丝三千万。

最重要的是，盛景初的助理小齐刚刚拒绝了程了对盛景初的采访。

被拒绝是显而易见的，盛景初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，程了的同事平均被拒过四次以上，作为部门的实习老幺，程了荣幸地体验了一把零的突破。

这次采访无果，程了显然要被组长剥皮剜骨地骂一顿。

程了有个稳定情绪守则：一旦遇到了让自己不开心的事，马上找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开开心心。

她再次按亮手机，点开了徐迟的朋友圈。

徐迟在国外，朋友圈里寥寥几条信息，最近的一条转发了一则互联网前景预测的新闻，简短地评了两个字“蛮好”。

减去两国的时差，西五区终于进入了新的一天，程了掐着时间给徐迟发了一条微信，简单的四个字：

“生日快乐。”

她又编辑了一条，觉得结尾的暗示太明显了，想了想终究没点发送，犹豫了一会儿没舍得删。

也许手机正好在手边，隔了几秒，徐迟回复了一张笑脸。

程了几乎能想象出徐迟回复信息时的样子，微眯起眼睛适应着屏幕的光，单手选择个表情，随手将手机丢到枕头旁，然后慵懒地翻了个身，等到睡醒了再重新查看一遍。

程了反复看着徐迟发回的表情，嘴角不自觉地翘了翘。司机一个猛刹车，她被惯得往前冲了出去，狠狠地撞在对面乘客的肩膀上。那乘客揉了揉肩膀，没理会程了的道歉，匆匆往后面车门挪过去，挤在人群里下了车。

汽车再次启动，车上的人松动不少，程了刚准备换个位置，就听到车内响起了一声尖厉的惊叫：

“钱包，我的钱包！”

整车人都探过头去，站在前面的一个年轻女孩儿软着身子，一手捏着拎包，一手抚着胸口

话里已经带着哭音。

“这是我爸爸的治病钱。”

大家都很同情她，有个阿姨过去搀住她，还帮着她重新翻了翻衣兜。司机师傅从后视镜里看了一会儿，拿起了扩音器。

“乘客朋友们配合一下，先都不要下车！”

司机锁了前后车门，一路开进了最近的派出所。

司机停车开后门后，乘客在民警的监督下鱼贯而下，中间夹着几个乘客的抱怨。

“要多久啊？我这儿还有事儿呢。”

领头的民警是个瘦高个头，他先安抚了大家一番，然后问了一遍：“谁拿的主动交出来还来得及，咱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。”

大家左右对视一番，谁也没吱声。

小小的派出所加上户籍科也只有两层，一楼大厅被一伙寻衅滋事的少年塞满了，几个民警商量了一下，让大家先在院子里配合检查。

程了身上只有一个双肩的背包，除了笔和本子，还零零散散地放了一堆小玩意儿，翻完自己的背包，她偷偷打量身后。

戴口罩的男人就排在程了后边，他的手上提了一个纸袋，单手翻了翻袋子，眉心微不可察地一蹙，抽出一个红色的钱包。

“在这里。”

他拿东西的手势很特别，中指在上，食指在下，平平地递了出去。

失窃的女孩儿目光一亮，扑过来一把拿过，却发现钱包里面只剩下几张商场的打折卡。

众人的目光瞬间锁在男人的身上，惊讶、质疑，更多的是看热闹兴奋。

沉默片刻，他说：“可以查看车上的监控。”

司机也没有办法：“监控坏了，昨天才刚刚报修。”

失窃的女孩儿几乎认定了他就是窃贼，揪住他的衣角，语气哀哀的：“你还给我，还给我好不好？”

他往后退了一步，避开女孩儿的手，语气淡漠：“不是我偷的。”

程了相信不是他偷的，说不出具体的理由，只是一种直觉，所以忍不住出言维护。

“我在望江路上的车，他一直站在我后面。”

她不记得女孩儿是哪站上的车，印象中自己上车的时候，并没有看到这个人。

失窃的女孩儿瞪着一双哭红的眼睛，上上下下打量了：“你俩是一伙的吧，空口白牙的，我凭什么信你？”

他接过话来，声音不高，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：“凭我的记忆。”

“两点零三分，你在西站上车，从车门到你站的位置，一共越过了九个人，”他的目光扫过队伍中的人，语速很慢，“这九个人中有七个人已经下车。剩下的两个人都在队伍里，一位是这个老人。”

他指了指队伍最后的老人。

“还有一位是个孩子。”

他的目光在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身上一触，又落回到女孩儿的身上。

“你的车程较长，并不急着下车，所以往里面挪动了位置。”

女孩儿的嘴唇翕动了两下，并没否认。

被他点到的老人几乎第一时间叫屈：“不是我。”

小孩儿也蒙住了：“我没偷钱！”

他摇头：“不是你们，老人没挪动是因为腿脚不好，孩子没挪动是因为他站的位置可以方便看车载电视。”

众人的目光向老人看过去，发现老人的左脚确实有点儿跛。

“也不是已经下车的七个人。”

“这七个人在商贸大厦前已经下车，52路全程25站，西站、商贸大厦站是客流高峰站。”

“这笔钱对你很重要，上车的时候你一定看得很严，所以，钱包最可能在商贸大厦站失窃。”

“商贸大厦站之后，共有十七个人从后门下车，五个人从你身边

经过，其中两个是年轻女孩儿，按照常理，窃贼会在偷钱后的第二站下车，而这两个女孩儿在商贸大厦之后的第三站才下车，基本可以排除嫌疑……

“其余的三个人都在下一站下车，一个中年妇女、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，两人表现并无异常。只有一个人……”

语调一顿，他继续说道：“他从商贸大厦站上车，只坐了一站就下车。两站之间只有 3.2 里，这个距离完全可以步行。”

听到他说窃贼已经下车，失窃的女孩儿愣了几秒，又扑上去：“你撒谎，就是你！”

女孩儿目光一闪，得到了新的佐证——

“不是你做的，你遮个什么脸？”

程了忍不住纠正她。

“姑娘，他遮不遮脸和偷没偷钱包没有必要的因果关系，遮脸可能是盗窃的充分条件，但不是盗窃的必要条件，你从遮脸反推盗窃，这个逻辑是错的。”

失窃的女孩儿一噎，求助性地看了看旁边的民警。

“站点附近都有监控，调出来看看就能证实你说的是不是真话。”瘦高个子的民警将信将疑，提出了一点疑问，“像你这样观察入微的人，怎么会没注意到袋子里多出的钱包？”

这个疑问似乎不太好回答，男人沉默下来。

围观的乘客几乎被他说服了，然而新的疑点再次出现，他又不准备回答，身上的嫌疑陡然增加，程了都替他着急。

“这时候还有什么不好说的，快点儿解释啊。”程了急道。

片刻的犹豫过后是坦然，他看向程了。

“当时我在看她的手机。”

他站的方位，一低头就能看到程了手机上的信息。

程了迅速回忆了一遍自己发过的微信，想到发给程意的那条，脸腾的一下子烧得通红。

他的语气平静无波，眼神却很诚挚。

“我很抱歉。”说完，他对瘦高的民警说，“涉及她的隐私，我只能复述给你听。”

瘦高的民警往队伍外走了几步，示意他随着过来，而程了和失窃的女孩儿也几乎同时跟了过去，女孩儿被另一个民警拦住了，大概因为程了是当事人，倒没拦着她。

“最长的那条微信没有发出去，我可以复述下微信的内容。”

“院子里的苹果树已经结果了，我摘了一个尝了尝，简直酸到哭。你7月回来吗？我给你留几个苹果。昨天徐爷爷还问我什么时候给他当孙媳妇儿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，哈哈哈哈哈。”

满怀着少女情怀的信息被他的语调复述得毫无萌感，民警向程了借手机。

“方便的话，我们印证一下。”

程了瞪着男人，嘴里呼出的气流把刘海儿吹得一掀一掀的，他看着她，黑色的瞳仁里映着她小小的倒影，沉默片刻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我很抱歉。”

虽然不情愿，程了还是把手机递了出去。

民警核对了一遍，一字不差。他们回到队伍里，失窃的女孩儿更加坐实了自己的猜测。

“你俩串通好的！”

“没错，没错，我俩串通好的，”程了愤愤然地回击，“人送外

号雌雄大盗俏鸳鸯。”

男人看向程了，目光里似乎藏着一丝笑意，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

“纸笔。”他向程了借了纸笔，然后在纸上勾画片刻递给警察，“嫌疑人。”

程了趁机瞄了一眼，寥寥几笔，形神兼备，她觉得有点儿眼熟，认真一想，正是车上被她撞到的中年男人。程了记得那人身上复杂的调味料，有一种非常特别，带着松脂的果香气。

一下子触到了记忆的引线，程了将心中的猜测脱口而出：“你们可以去城南市场的干调区看看。他的身上有种红胡椒的味道，红胡椒微毒，整个江城也只有城南市场有售。”

民警有些怀疑：“你怎么知道是红胡椒？”

“红胡椒与黑胡椒的味道差别极大，”程了补充了一句，“我的嗅觉特别灵敏，只要是调料，闻一遍就知道。”

为了佐证自己的话，程了嗅了嗅离自己最近的瘦高民警。

“你的身上有白糖、胡椒、醋、肉蔻、黄酒、桂皮的味道。所以你中午吃的是凉拌包菜和红烧肉对不对？”

瘦高民警一愣，拎起衣领嗅了一遍，除了洗衣液的味道，什么都没闻着。

虽然觉得难以置信，瘦高民警还是派出几个同事到城南市场调查取证。那一伙寻衅滋事的被放了出来，民警正好安排公交车上的乘客到里面做笔录。

报完个人信息，程了又追问了一句：“等我洗脱了嫌疑，能不能跟我们领导证实一下？谁知道要耽搁多久啊，我们领导肯定以为我翘班了。”

登记的民警年纪不大，一张团团脸，话说得很仗义：“放心，没问题！”

轮到身后的男人时，他只有一句话：“抱歉，我不想回答。”

民警愣了一下，也没继续问，跟程了攀谈起来：“你能不能闻闻我中午吃了什么？”

虽然他刚才没参与询问，但也听说了这两人一个记忆如神，一个嗅觉类犬。

程了分辨了几种食材的味道，迅速给出了答案：“凉皮！”

她又嗅了嗅：“是不是配了个馒头？黑米面的。”

民警一挑大拇指：“神了！”

说完，民警压低了声音：“我前天买的费列罗巧克力被人偷吃了，你能不能帮我闻闻谁干的？”

正聊得热闹，瘦高民警进来。

“找到了，就在城南市场，人赃并获！”

失窃的女孩儿一直在角落的椅子上坐着，听到这句话，激动得跳了起来，目光在程了的身上一触，迅速掉转了视线。

瘦高的民警一直很兴奋：“这种公交车上的行窃案最不好破，嫌犯流动性太大，通常查着查着监控就断了线索，这次破案这么快，还得感谢这两个人。”

被点到的两个人，一个一副事不关己的淡然，一个眉梢眼角都是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彩票中了大奖。

走出派出所的大门，程了被男人叫住。

程了对他的观感非常复杂，羞恼有几分、仰慕有几分，更多的是

好奇。

她停下来，目光有些迟疑。

“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一句，”他在她面前站定，“你喜欢的那个人，最近有个接触十分频繁的异性。”

程了的心猛地一跳，扬起头看着他，散碎的刘海儿被她捋到后面夹了起来，露出了额上的美人尖。

“他最常用的副词是‘很’，在他发过的 32 条朋友圈里，修饰程度的时候，几乎都在用‘很’，很好、很快、很及时，最近的一条改用了方言口语‘蛮’，这证明他频繁接触的人喜欢用‘蛮’，语言受到了对方的影响。此其一。

“他最近换了餐台的桌布，浅色系，按照以往的朋友圈内容推断，他是个实用性很强的人，浅色系的桌布容易染色，不易清洁，装饰性远大于实用性，极可能是异性所赠。此其二。

“他最近发出的一张照片上，笔记本电脑压着账单的一角，账单里有一道 Tiramisu，他并不爱吃甜品，这道甜品是点给异性的。此其三。”

他的分析条理清晰，程了辩无可辩。

程了垂下头，默默看着脚下那一方地，红色的防雨砖，上面被岁月磨出了沟沟壑壑。

破案的兴奋感倏忽间消失殆尽，她用力戳了戳地上的一颗小石子，石子打了个转，一咕噜，滚走了。

“这个给你。”

程了抬头，他摊开掌心递过来，一块水果硬糖。

她接过来，剥开橙色的糖纸放进嘴里，一丝苦味在舌尖化开，她问了一句，极轻极轻的一声：“柚子味儿的？”

“嗯，柚子味儿的。”他重复了一遍，味和儿之间有个小小的停顿。

“什么柚？”

程了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，柚子不是也分好多种吗，什么玉环文旦、沙田柚、官溪蜜柚。

他微微一愣，漆黑的瞳仁里有清浅的光：“大概是‘Nice to meet 柚（you）’吧。”

下午四点五十五分的时候，程了终于回到了公司，为了应对组长的怒火，她稍稍做了点儿准备，提前吃了一颗阿司匹林。

她在心里不住地模拟着对话：

“采访呢？”

“暂时没成功，不过盛景初的助理小齐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！”

“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？”

“说起来这事可巧了……然后……我就去协助警方调查了，良好市民爱国家，协助调查人人有责，喏，这是办案民警的电话。”

反复在心里练习了几遍，程了终于硬着头皮上了视频采编部所在的16楼。

一踏进16楼，程了就敏感地发觉好像总有人在打量她，除了打量还有小声的议论，难不成她小小的受挫上达天听，总监已经知道了？

程了臊眉耷眼地回到自己的位置，坐在对面的言晓看到她，“噌”的一下子蹿起老高。

“程了！”

平地一声惊雷，瞬间炸哑了整个部门的同事。

部门之花琳达拿着咖啡杯踱过来，嘴角有凉凉的笑意：“真是看不出来啊。”

她的目光从程了的脸上扫过，先落到胸上，又落到臀上，然后“啧